詩人玉屑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詩人玉屑

作者：魏慶之　宋

目錄

卷之一

卷之二

卷之三

卷之四

卷之五

卷之六

卷之七

卷之八

卷之九

卷之十

卷之十一

卷之十二

卷之十三

卷之十四

卷之十五

卷之十六

卷之十七

卷之十八

卷之十九

卷之二十

卷之二十一

詩人玉屑卷之一

詩辨第一

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

夫學詩者，以識為主。入門須正，立志須高；以漢、魏、盛唐為師，不作開元、天寶以下人物。若自生退屈，即有下劣詩魔，入其肺腑之間，由立志之不高也。行有未至，可加工力；路頭一差，愈驁愈遠，由入門之不正也。故曰，學其上僅得其中，學其中斯為下矣。又曰，見過於師，僅堪傳授；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也。工夫須從上做下，不可從下做上；先須熟讀楚辭，朝夕諷詠以為之本；及讀古詩十九首，樂府四篇，李陵、蘇武，漢、魏五言，皆須熟讀。即以李、杜二集，枕藉觀之，如今人之治經。然後博取盛唐名家，醞釀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。雖學之不至，亦不失正路。此乃從頂巔上做來，謂之向

上一路，謂之直截根源，謂之頓門，謂之單刀直入也。

詩之法有五：曰體制，曰格力，曰氣象，曰興趣，曰音節。

詩之品有九：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遠，曰長，曰雄渾，曰飄逸，曰悲壯，曰淒婉。其用工有三：曰起結，曰句法，曰字眼。其大概有二：曰優遊不迫，曰沈著痛快。詩之極致有一：曰入神。詩而入神，至矣盡矣，蔑以加矣！惟李杜得之，他人得之蓋寡也。

禪家者流，乘有大小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，具正法眼者，是謂第一義；若聲聞、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論詩如論禪，漢、魏、晉等作，與盛唐之詩，則第一義也；大曆以還之詩，則已落第二義矣；晚唐之詩，則聲聞、辟支果也。學漢、魏、晉與盛唐詩者，臨濟下也；學大曆以還者，曹洞下也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，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，一味妙悟故也。惟悟乃為當行，乃為本色。然悟有淺深，有分限之悟，有透徹之悟，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漢魏尚矣，不假悟也；謝靈運至盛唐諸公，透徹之悟也；他雖有悟者，皆非第一義也。吾評之非僭也，辨之非妄也。天下有可廢之人，無可廢之言，詩道如是也。若以為不然，則是見詩之不廣，參詩之不熟爾。試取漢、魏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晉、宋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沈、宋、王、楊、盧、駱、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開元、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李、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本朝蘇、黃以下諸公之詩而熟參之，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隱者。儻猶於此而無見焉，則是為外道蒙蔽其真識，不可救藥，終不悟也。

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而古人未嘗不讀書，不窮理，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，上也。詩者，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詩人，惟在興趣；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，故其妙處，瑩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；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，以文字為詩，以議論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；以是為詩，夫豈不工，終非古人之詩也。蓋於一唱三歎之音，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務使事，不問興致；用字必有來歷，押韻未有出處；讀之終篇，不知著到何在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之風，殆以罵詈為詩。詩而至此，可謂一厄也，可謂不幸也。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？曰，有之。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。國初之詩，尚沿襲唐人。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、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；至東坡、山谷，始自出己法以為詩，唐人之風變矣。山谷用工尤深刻，其後法席盛行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。近世趙紫芝、翁靈舒輩，獨喜賈島、姚合之語，稍稍

復就清苦之風，江湖詩人，多效其體，一時自謂之唐宗；不知止入聲聞、辟支之果，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！嗟乎，正法眼之無傳久矣！唐詩之說未唱，唐詩之道有時而明也。今既唱其體，曰唐詩矣，則學者謂唐詩，誠止於是爾。茲詩道之重不幸耶！故予不自量度，輒定詩之宗旨，且借禪以為喻，推原漢、魏以來，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。〔後舍漢、魏而獨言盛唐者，謂唐律之體備也。〕雖獲罪于世之君子，不辭也。

詩法第二

晦庵謂胸中不可著一字世俗言語

古今之詩，凡有三變：蓋自書傳所記，虞、夏以來，下及漢、魏，自為一等；自晉、宋間顏、謝以後，下及唐初，自為一等；自沈、宋以後，定著律詩，下及今日，又為一等。然自唐初以前，其為詩者固有高下，而法猶未變；至律詩出，而後詩之與法，始皆大變；以至今日，益巧益密，而無復古人之風矣。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，下及文選、漢魏古詞，以盡乎郭景純、陶淵明之所作，自為一編，而附於三百篇、楚辭之後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；又於其下二等之中，擇其近于古者，各為一編，以為之羽翼輿衛；〔且以李、杜言之，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，杜之秦蜀紀行、遣興、出塞、潼關、石濠、夏日、夏夜諸篇，律詩則如王維、韋應物輩，亦自有蕭散之趣，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，無餘味也。〕其不合者，則悉去之，不使其接於吾耳目，而入於吾之胸次。要使方寸之中，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，則其詩不期於高遠，而自高遠矣。

晦庵抽關啟鑰之論

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，以求真淡，此誠極至之論。然亦恐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，然後此語方有所措。如其未然，竊恐穢濁為主，芳潤入不得也。近世詩人，正緣不曾透得此關，而規規於近局，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，無足深論。

誠齋翻案法

孔子老子相見傾蓋，鄒陽云：〔傾蓋如故。〕孫侔與東坡不相識，以詩寄，東坡和云：〔與君蓋亦不須傾。〕劉寬為吏，以蒲為鞭，寬厚至矣，東坡云：〔有鞭不使安用蒲。〕杜詩云：〔忽憶往時秋井塌，古人白骨生蒼苔，如何不飲令心哀！〕東坡云：〔何須更

待秋井塌，見人白骨方銜杯！〕此皆翻案法也。余友人安福劉浚，字景明，重陽詩云：〔不用茱萸仔細看，管取明年各強健。〕得此法矣。

誠齋又法

唐律七言八句，一篇之中，句句皆奇；古今作者皆難之。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，謙之慨然曰：但吾輩詩集中，不可不作數篇耳。如杜九日詩：〔老去悲秋強自寬，興來今日盡君歡〕，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；又第一句頃刻變化，才說悲秋，忽又自寬。以〔自〕對〔君〕，〔自〕者，我也。〔羞將短髮還吹帽，笑倩旁人為正冠〕，將一事翻騰作一聯；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，少陵以不落為風流；翻盡古人公案，最為妙法。〔藍水遠從千澗落，玉山高並兩峰寒〕，詩人至此，筆力多衰；今方且雄傑挺拔，喚起一篇精神，非筆力拔山，不至於此。〔明年此會知誰健，醉把茱萸子細看〕，則意味深長，幽然無窮矣。東坡煎茶詩云：〔活水還將活火烹，自臨釣石汲深清〕，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：水清，一也；深處取清者，二也；石下之水，非有泥土，三也；石乃釣石，非尋常之石，四也；東坡自汲，非遣卒奴，五也。〔大瓢貯月歸春甕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〕，其狀水之清美極矣；〔分江〕二字，此尤難下。〔雪乳已翻煎處腳，松風仍作瀉時聲〕，此倒語也，尤為詩家妙法；即少陵〔紅稻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〕也。〔枯腸未易禁三碗，臥聽山城長短更〕，又翻卻盧仝公案：仝吃到七碗，坡不禁三碗；山城更漏無定，〔長短〕二字，有無窮之味。

趙章泉詩法

或問詩法于晏叟，因以五十六字答之云：
問詩端合如何作？待欲學耶毋用學。今一禿翁曾總角，學竟無方作無略。
欲從鄙律恐坐縛，力若不加還病弱。眼前草樹聊渠若，子結成陰花自落。

趙章泉謂規模既大波瀾自闊

贛川曾文清公題吳郡所刊東萊呂居仁公詩後語云：〔詩卷熟讀，治擇工夫已勝，而波瀾尚未闊；欲波瀾之闊，須令規模巨集放，以涵養吾氣而後可，規模既大，波瀾自闊；少加治擇，功已倍于古矣。〕蕃嘗苦人來問詩，答之費辭，一日閱東萊詩，以此語為四十字，異日有來問者，當謄以示之云：
若欲波瀾闊，規模須放弘。端由吾氣養，匪自曆階升。

勿漫工夫覓，況於治擇能！斯言誰語汝，呂昔告于曾。

趙章泉論詩貴乎似

論詩者貴乎似，論似者可以言盡耶！少陵春水生二首云：
二月六夜春水生，門前小灘渾欲平。鸕鷀溪鵝莫漫喜，吾與汝曹俱眼明。

一夜水高二尺強，數日不敢更禁當。南市津頭有船賣，無錢即買繫籬旁。
曾空青清樾軒二詩云：
臥聽灘聲淝淝流，冷風淒雨似深秋。江邊石上烏臼樹，一夜水長到梢頭。

竹間嘉樹密扶疏，異鄉物色似吾廬。清曉開門出負水，已有小舟來賣魚。
似耶不似耶？學詩者不可以不辨。

趙章泉題品三聯

〔隔林仿佛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〕
〔片片梅花隨雨脫，渾疑春雪墮林梢。〕
〔三年受用惟栽竹，一日工夫半為梅。〕
〔淵明不可得見矣，得見菊花斯可爾。〕前十四字，或以為坡語，或以為參寥子十四字師號。余亦以後六句為道章少隱、王夢弼應求、范炎黃中十四字師號。范乃稼軒婿也。

章泉謂可與言詩

王摩詰文：〔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〕少陵文：〔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。〕介甫文：〔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〕徐師川文：〔細落李花那可數，偶行芳草步因遲。〕知詩者於此不可以無語。或以二小詩復之曰：水窮雲起初無意，雲在水流終有心。倘若不將無有判，渾然誰會伯牙琴？誰將古瓦磨成硯，坐久歸遲總是機。草自偶逢花偶見，海漚不動瑟音希。公曰：此所謂可與言詩矣。

趙章泉學詩

閱復齋閑紀所載吳思道、龔聖任學詩三首，因次其韻：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識取初年與暮年。巧匠曷能雕朽木，燎原寧復死灰然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要保心傳與耳傳。秋菊春蘭寧易地，清風明月本同天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束縛寧論句與聯。四海九州何歷歷，千秋萬歲孰傳傳。

吳思道學詩

吳可思道：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竹榻蒲團不計年。直待自家都了得，等閒拈出便超然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頭上安頭不足傳。跳出少陵窠臼外，丈夫志氣本沖天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自古圓成有幾聯。春草池塘一句子，驚天動地至今傳。

龔聖任學詩

龔相聖任：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悟了方知歲是年。點鐵成金猶是妄，高山流水自依然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語可安排意莫傳。會意即超聲律界，不須煉石補青天。

學詩渾似學參禪，幾許搜腸覓句聯。欲識少陵奇絕處，初無言句與人傳。

白石詩說

大凡詩自有氣象、體面、血脈、韻度：氣象欲其渾厚，其失也俗；體面欲其宏大，其失也狂；血脈欲其貫穿，其失也露；韻度欲其飄逸，其失也輕。

作大篇尤常佈置，首尾停勻，腰腹肥滿。多見人前面有餘，後面不足；前面極工，後面

草草，不可不知也。

詩之不工，只是不精思耳；不思而作，雖多亦奚以為。

雕刻傷氣，敷演露骨。若鄙而不精巧，是不雕刻之過；拙而無委曲，是不敷演之過。

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；人所難言，我易言之：自不俗。

花必用柳對，是兒曹語；若其不切，亦病也。

難說處一語而盡，易說處莫便放過；僻事實用，熟事虛用；說理要簡易，說事要圓活，說景要微妙；多看自知，多作自好矣。

小詩精深，短章蘊藉，大篇用開闔，乃妙。

喜辭銳，怒辭戾，哀辭傷，樂辭荒，愛辭結，惡辭絕，欲辭屑。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其唯關雎乎。

學有餘而約以用之，善用事者也；意有餘而約以盡之，善措辭者也；乍敘事而簡以理言，得活法者也。

不知詩病，何由能詩；不觀詩法，何由知病！名家者，各有一病，大醇小疵差可耳。

篇終出人意表，或反終篇之意，皆妙。

守法度曰詩，載始末曰引，體如行書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螿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謠，委曲盡情曰曲。

詩有出於風者，出於雅者，出於頌者。屈、宋之文，風出也；韓、柳之詩，雅出也；杜子美獨能兼之。

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，當以心會心。

陶淵明天資既高，趣詣又遠，故其詩散而莊，澹而腴，斷不容作邯鄲步也。

語貴含蓄。東坡云：〔言有盡而意無窮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〕山谷尤謹於此，清廟之瑟，一倡三歎，遠矣哉！後之學詩者，可不務乎！若句中無餘字，篇中無長語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句中有餘字，篇中有餘意，善之善者也。

體物不欲寒乞，須意中有景，景中有意。

思有窒礙，涵養未至也，當益以學。

歲寒知松柏，難處見作者。

波瀾開闔，如在江湖中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已作。如兵家之陣，方以為正，又復是奇；方以為奇，忽復是正；出入變化，不可紀極，而法度不亂。

文以文而工，不以文而妙；然舍文無妙，聖處要自悟。

意出於格，先得格也；格出於意，先得意也。吟詠情性，如印印泥，止乎禮義，貴涵養也。

沈著痛快，天也；自然與學到，其為天一也。

意格欲高，句法欲響，只求工於句字，亦末矣。故始于意格，成於句字，句意欲深欲遠，句調欲清欲古欲和，是為作者。

詩有四種高妙：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礙而實通，曰理高妙；出事意外，曰意高妙；寫出幽微，如清潭見底，曰想高妙；非奇非怪，剝落文采，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，曰自然高妙。

一篇全在句尾，如截奔馬。辭意俱盡，如臨水送將歸是已；意盡詞不盡，如搏扶搖是已；辭盡意不盡，剡溪歸棹是已；辭意俱不盡，溫伯雪子是已。所謂辭意俱盡者，急流中截後語，非謂辭窮理盡者也。所謂意盡辭不盡者，意盡於未當盡處，則辭可以不盡矣，非以長語益之者也。至如辭盡意不盡者，非遺意也，辭中已彷彿可見矣。辭意俱不盡者，

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。

一家之語，自有一家之風味，如樂之二十四調，各有韻聲，乃是歸宿處。模仿者語雖似之，韻亦無矣。雞林其可欺哉！

詩說之作，非為能詩者作也；為不能詩者作，而使之能詩。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，是亦為能詩者作也。雖然，以吾之說為盡，而不造乎自得，是足以為詩哉！後之賢者，有如以水投水者乎？有如得兔忘筌者乎？嘻，吾之說已得罪于古之詩人，後之人其勿重罪予乎！

滄浪詩法

學詩先除五俗：一曰俗體，二曰俗意，三曰俗句，四曰俗字，五曰俗韻。有語忌，有語病；語病易除，語忌難變。（語病古人亦有之，惟語忌不可有。）須是本色，須是當行。對句好可得，結句好難得，發句好尤難得。發端忌作舉止，收拾貴有出場。不必太著題，不在多使事；押韻不必有出處，用字不必拘來歷。下字貴響，造語貴圓。意貴透，不可隔靴搔癢。語貴脫灑，不可拖泥帶水。最忌骨董，最忌趁貼。語忌直，意忌淺，脈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韻忌散緩，亦忌迫促。詩難處在結裏，譬如番刀，須用北人結裹，若南人，便非本色。須參活句，勿參死句。詞氣可頡頏，不可乖崖。律詩難於古詩，絕句難於八句，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，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。學詩有三節：其初不識好惡，連篇累牘，肆筆而成；既識羞愧，始生畏縮，成之極難；及其透徹，則七縱八橫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矣。看詩當具金剛眼睛，庶不眩於旁門小法。（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。）辨家數如辨蒼白，方可言詩。荊公評文章，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。詩之是非不必爭，以己詩置古人詩中，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，則真古人矣。

詩人玉屑卷之二

詩評第三

誠齋品藻中興以來諸賢詩

自隆興以來以詩名：林謙之，范至能，陸務觀，尤延之，蕭東夫；近時後進，有張鎡功父，趙蕃昌父，劉翰武子，黃景說巖老，徐似道淵子，項安世平甫，鞏豐仲至，姜夔堯

章，徐賀恭仲，汪經仲權。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。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：〔秋明河漢外，月近斗牛旁。〕延之有云：〔去年江南荒，趁逐過江北；江北不可住，江南歸未得。〕有寄友人云：〔胸中襞積千般事，得到相逢一語無。〕又台州秩滿而歸云：〔送客漸稀城漸遠，歸途應減兩三程。〕東夫飲酒云：〔信腳到太古。〕又登岳陽樓：

不作蒼茫去，真成浪蕩遊。三年夜郎客，一棹洞庭秋。

得句鷺飛處，看山天盡頭。猶嫌未奇絕，更上岳陽樓。

又

荒村三月不肉味，並與瓜茄倚閣秋。造物於人相補報，問天賒得一山秋。

至能有云：

〔月從雪後皆奇夜，天到梅邊有別春。〕功父云：

〔斷橋斜取路，古寺未關門。〕絕似晚唐人。詠金林禽花云：

〔梨花風骨杏花妝。〕黃薔薇云：

〔已從槐借葉，更染菊為裳。〕寫物之工如此。余歸自金陵，功父送之，末章云：

何時重來桂隱軒，為我醉倒春風前。看人喚作詩中仙，看人喚作飲中仙。

此詩超然矣。昌父云：

紅葉連村雨，黃花獨徑秋。詩窮真得瘦，酒薄不禁愁。

武子云：〔自鋤明月種梅花。〕又云：〔吹入征鴻數字秋。〕淵子云：〔暖分煨芋火，明借績麻燈。〕又〔客路二千年五十，向人猶自說歸耕。〕平甫題釣台：

〔醉中偶爾閑伸腳，便被劉郎賣作名。〕恭仲云：

〔碎斫生柴爛煮詩。〕又有姚宋佐輔之一絕句云：

梅花得月太清生，月到梅花越樣明。梅月蕭疏兩奇絕，有人踏月繞花行。

僧顯萬亦能詩：

萬松嶺上一間屋，老僧半間雲半間。三更雲去作行雨，回頭方羨老僧閑。

又梅詩：

〔探支春色牆頭朵，闌入風光竹外梢。〕又

〔河橫星斗三更後，月過梧桐一丈高。〕又有龐右甫者，使虜過汴京云：

蒼龍觀闕東風外，黃道星辰北斗邊。月照九衢平似水，胡兒吹笛內門前。

誠齋題品諸楊詩

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，諱樸字元素，諱杞字元卿，諱輔世字昌英，皆能詩。元卿年十八第進士，其叔正叟賀之云：〔月中丹桂輸先手，鏡裏朱顏正後生。〕吾鄉民俗，稻未熟，摘而蒸之，舂以為米，其飯絕香。元素有詩云：〔和露摘殘雲淺碧，帶香炊出玉輕黃。〕

余先太中貧，嘗作小茅屋三間，而未有門扉，幹元卿求一扉；元卿以絕句送至云：
三間茅屋獨家村，風雨蕭蕭可斷魂。舊日相如猶有壁，如今無壁更無門。
昌英有絕句云：
碧玉寒塘瑩不流，紅藻影裏立沙鷗。便當不作南溪看，當得西湖十里秋。

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，名庭圭，弱冠貢入京師太學，已有詩名。有絕句云：
江水磨銅鏡面寒，釣魚人在蓼花灣。回頭貪看新月上，不覺竹竿流下灘。
紹興間，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，鄉先生胡邦衡名銓，時為編修官，上書乞斬檜，謫新州。民瞻送行詩：
一封朝上九重關，是日清都虎豹閑。百辟動容觀奏議，幾人回首愧朝班。
名高北斗星辰上，身落南州瘴海間。不待百年公議定，漢廷行召賈生還。

大廈元非一木支，要將獨力拄傾危。癡兒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為天下奇。
當日奸諛皆膽落，平生忠義只心知。端能飽吃新州飯，在處江山足護持。
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，除名竄辰州。孝宗登極，召為國子監簿，以老請奉祠，除直敷文閣宮觀。

誠齋評李杜蘇黃詩體

問君何意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又
相隨遙遙訪赤城，三十六曲水回縈。一溪初入千花明，萬壑渡盡松風聲。
此李太白詩體也。
〔麒麟圖畫鴻雁行，紫極出入黃金印。〕又
〔白攜朽骨龍虎死，黑入太陰雷雨垂。〕又
〔指揮能事回天地，訓練強兵動鬼神。〕又
〔路經灩預雙蓬鬢，天入滄浪一釣舟。〕此杜子美詩體也。
〔明月易低人易散，歸來呼酒更重看。〕又
〔當其下筆風雨快，筆所未到氣已吞。〕又
〔醉中不覺度千山，夜聞梅香失醉眠。〕又李白畫象。
西望太白橫峨岷，眼高四海空無人。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臺坐忘身。
平生不識高將軍，手涴吾足乃敢嗔。
此東坡詩體也。

〔風光錯綜天經緯，草木文章帝杼機。〕又
〔澗松無心古須鬢，天球不琢中粹溫。〕又
〔兒呼不蘇驢失腳，猶恐醒來有新作。〕此山谷詩體也。

誠齋評為詩隱蓄髮露之異

太史公曰：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左氏傳曰：春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淤。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。近世詞人，閒情之靡，如伯有所賦，趙武所不得聞者，有過之無不及焉。是為好色而不淫乎！惟晏叔原云：
〔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子飛。〕可謂好色而不淫矣。唐人長門怨云：
〔珊瑚枕上千行淚，不是思君是恨君。〕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！惟劉長卿云：
〔月來深殿早，春到後宮遲。〕可謂怨誹而不亂矣。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甯王進史圖云：
〔汗簡不知天上事，至尊新納壽王妃。〕是得為微、為晦、為婉、為不淤穢乎！惟李義山云：〔侍燕歸來宮漏永，薛王沉醉籌王醒。〕可謂微婉顯晦，盡而不淤矣。

以畫為真以真為畫

杜蜀山水圖云：
沱水流中座，岷山赴此堂。白波吹粉壁，青嶂插雕梁。
此以畫為真也。曾吉父云：〔斷崖韋偃樹，小雨郭熙山。〕此以真為畫也。

臞翁詩評

因暇日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：魏武帝如幽燕老將，氣韻沉雄；曹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；鮑明遠如饑鷹獨出，奇矯無前；謝康樂如東海揚帆，風日流麗；陶彭澤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；王右丞如秋水芙蕖，倚風自笑；韋蘇州如園客獨繭，暗合音徽；孟浩然如洞庭始波，木葉微脫；杜牧之如銅丸走阪，駿馬注坡；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，言言皆實；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，貌悴而神不傷；劉夢得如鏤冰雕瓊，流光自照；李太白如劉安雞犬，遺響白雲，覈其歸存，恍無定處；韓退之如囊沙背水，惟韓信獨能；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，無補多欲；孟東野如埋泉斷劍，臥壑寒松；張籍如優工行鄉飲，酬獻秩如，時有詼氣；柳子厚如高秋獨眺，霽晚孤吹；李義山如百寶流蘇，千絲鐵網，綺密環妍，要非適用。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，倒連滄海，變眩百怪，終歸雄渾；歐公如四瑚八璉，止可施之宗廟；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，要以險絕為功；山谷如陶弘景只詔

入宮，析理談玄，而松風之夢故在；梅聖俞如關河放溜，瞬息無聲；秦少游如時女步春，終傷婉弱；後山如九皋獨唳，深林孤芳，沖寂自妍，不求識賞；韓子蒼如梨園按樂，排比得倫；呂居仁如散聖安禪，自能奇逸。其他作者，未易殫陳。獨唐杜工部，如周公制作，後世莫能擬議。

滄浪詩評

大曆以前，分明別是一副言語，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，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，如此見得，方許具一隻眼。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，盛唐人有似拙而非拙處。五言絕句，眾唐人是一樣，少陵是一樣，韓退之是一樣，王荊公是一樣，本朝諸公是一樣。盛唐人詩，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；晚唐人詩，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，要論其大概耳。唐人與本朝人詩，未論工拙，直是氣象不同。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，不必見詩，望其題引，而知其為唐人、今人矣。大曆之詩，高者尚未失盛唐，下者漸入晚唐矣；晚唐之下者，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。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？唐人以詩取士，故多專門之學，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。詩有詞理意興。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；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；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；漢魏之詩，詞理意興，無跡可尋。漢魏古詩，氣象混沌，難以句摘；晉以還方有佳句，如陶淵明〔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〕；謝靈運〔池塘生春草〕之句。謝所以不及陶者：康樂之詩精工，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。謝靈運無一字不佳。黃初之後，惟阮籍詠懷之作，極為高古，有建安風骨。晉人舍陶淵明、阮嗣宗外，惟左太沖高出一時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。顏不如鮑，鮑不如謝，文中子獨取顏，非也。建安之作，全在氣象，不可尋枝摘葉；靈運之詩，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，是以不及建安也。謝朓之詩，已有全篇似唐人者，當觀其集方知之。戎昱在盛唐為最下，已濫觴晚唐矣。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，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。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、劉長卿處。顧況詩多在元、白之上，稍有盛唐風骨處。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最為下。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。劉滄、呂溫亦勝諸人。李瀕不全是晚唐，間有似劉隨州處。陳陶之詩，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。薛逢最淺俗。

大曆以後，吾所深取者，李長吉、柳子厚、劉言史、權德輿、李涉、李益耳。大曆後，劉夢得之絕句，張籍、王建之樂府，吾所深取耳。李、杜二公，正不當優劣：太白有一二妙處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有一二妙，太白不能作。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鬱。太白夢遊天姥吟、遠別離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北征、兵車行、垂老別等，太白不能作。論詩以李杜為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少陵詩法如孫吳，太白詩法如李廣。少陵如節制之師。李、杜數公如金翅擘海，香象渡河，下視郊、島輩，直蛩吟草

間耳。觀太白詩者，要識真太白處：太白天才豪逸，語多率然而成者。學者于每篇中，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。少陵詩憲章漢魏，而取材於六朝，至其自得之妙，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。人言太白仙才，長吉鬼才，不然。太白天仙之詞，長吉鬼仙之詞耳。高、岑之詩悲壯，讀之使人感慨；孟郊之詩刻苦，讀之使人不歡。玉川之怪，長吉之瑰詭，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。韓退之琴操極高古，正是本色，非唐諸賢所及。

釋皎然之詩，在唐諸僧之上。〔唐詩僧有法震、法照、無可、護國、靈一、清江，不特無本、齊己、貫休也。〕集句惟荊公最長，胡茄十八拍，混然天成，絕無痕跡，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。擬古惟江文通最長：擬淵明似淵明，擬康樂似康樂，擬左思似左思，擬郭璞似郭璞；獨擬李都尉一首，不似西漢耳。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，亦氣象不類；至於劉玄擬〔行行重行行〕等篇，鮑明遠代〔君子有所思〕之作，仍是其自體耳。和韻最害人詩。古人酬唱不次韻，此風始盛于元、白、皮、陸，而本朝乃以此而鬥工，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。孟郊之詩，憔悴枯槁，其氣局促不伸；退之許之如此，何耶？詩道本正大，孟郊自為之艱阻耳！孟浩然諸公之詩，諷味之久，有金石宮商之聲。唐人七言律詩，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。唐人好詩，多是征戍、遷謫、行旅、離別之作，往往尤能感動人意。蘇子卿詩〔幸有弦歌曲，可以喻中懷。請為遊子吟，泛泛一何悲。絲竹厲清聲，慷慨有餘哀。長歌正激烈，中心愴以摧。欲展清商曲，念子不能歸。〕今人觀之，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，豈特如蘭亭絲竹弦歌之語耶！古詩正不當以論也。十九首
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妝，纖纖出素手。
一連六句，皆用疊字在首。今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。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也。任昉哭范僕射詩，一首中凡兩用〔生〕字韻，三用〔情〕字韻：〔夫子值狂生〕，〔千齡萬恨生〕，猶是兩義；〔猶我故人情〕，〔生死一交情〕，〔欲以遣離情〕，三字皆同一意。天府禁臠謂平韻可重押，若或平或仄韻，則不可。彼以八仙歌言之耳，何見之陋耶！詩話謂東坡兩〔耳〕字韻，二〔耳〕義不同，故可重押。亦非也。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：
昔我從元後，整駕至南鄉。過彼豐沛都，與君共翱翔。
元後蓋指曹操，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，豐沛都喻操譙郡也。王仲宣從軍詩云：〔籌策運帷幄，一由我聖君。〕聖君亦指操也。又曰：〔竊慕負鼎翁，願厲朽鈍姿。〕是欲效伊尹負鼎幹湯以伐夏也。是時漢帝尚存，而二子言如此！一曰元後，一曰聖君，正與荀令比曹操為高、光同科。春秋誅心之法，二子其何逃！古人贈答，多相勉之詞。蘇子卿云：〔願君崇令德，隨時愛景光。〕李少卿云：〔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為期。〕劉公幹云：〔勉哉修令德，北面自寵珍。〕杜子美云：〔君若登臺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〕往往此意。高達夫贈王徹云：〔吾知十年後，季子多黃金。〕金何足道，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。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。

詩體上

風雅頌既亡，一變而為離騷，再變而為西漢五言，三變而為歌行雜體，四變而為沈、宋律詩；五言起于李陵、蘇武，〔或云枚乘〕七言起于漢武柏梁，四言起于漢楚王傅韋孟；六言起于漢司農谷永，三言起于晉夏侯湛，九言起于高貴鄉公。以時而論則有：

建安體〔漢末年號。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。〕

黃初體〔魏年號。與建安相接，其體一也。〕

正始體〔魏年號。嵇、阮諸公之詩。〕

太康體〔晉年號。左思、潘岳、二張、二陸諸公之詩。〕

元嘉體〔宋年號。顏、鮑、謝諸公之詩。〕

永明體〔齊年號。齊諸公之詩。〕

齊梁體〔通兩朝而言之。〕

南北朝體〔通魏、周而言之，與齊梁體一也。〕

唐初體〔唐初猶襲陳、隋之體。〕

盛唐體〔景雲以後，開元、天寶諸公之詩。〕

大曆體〔大曆十才子之詩。〕

元和體〔元、白諸公。〕

晚唐體本朝體〔通前後襲之。〕

元佑體〔蘇、黃、陳諸公。〕

江西宗派體〔山谷為之宗。〕

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〔李陵、蘇武也。〕

曹劉體〔子建、公幹也。〕

陶體〔淵明也。〕

謝體〔靈運也。〕

徐庾體〔徐陵、庾信也。〕

沈宋體〔佺期、之問。〕

陳拾遺體〔陳子昂也。〕

王楊盧駱體〔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也。〕

張曲江體〔始興文獻公九齡也。〕

少陵體，太白體，高達夫體〔高常侍適也。〕

孟浩然體，岑嘉州體〔岑參也。〕

王右丞體〔王維也。〕

韋蘇州體〔韋應物也。〕

韓昌黎體，柳子厚體，韋柳體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。〕

李長吉體，李商隱體〔即西昆體也。〕

盧仝體，白樂天體，元白體〔微之、樂天，其體一也。〕

杜牧之體，張籍、王建體〔謂樂府之體同也。〕

賈浪仙體，孟東野體，杜荀鶴體，東坡體，山谷體，後山體〔後山本學杜，其語之似者但數篇，他或似而不全；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。〕

王荊公體〔公絕句最高。其詩得意處高出蘇、黃、陳之上，而與唐人尚隔一關。〕

邵康節體，陳簡齋體〔陳去非與義也。亦江西之派而小異。〕

楊誠齋體〔其初學半山、後山，最後亦學絕句于唐人；已而盡棄諸家之作，而別出機杼，蓋其自序如此。〕

又有所謂選體〔選詩時代不同，體制隨異，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為選體。〕

柏梁體〔漢武帝與群臣共賦七言，每句韻。後人謂此為柏梁。〕

玉台體〔玉台集乃徐陵所序，漢、魏、六朝之詩皆有之。或者但謂纖豔者為玉台體，其實不然。〕

西昆體〔即李商隱體，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、劉諸公而名之也。〕

香奩體〔韓偓之詩，有裾裙脂粉之語，有香奩集。〕

宮體〔梁簡文傷於輕靡，時號宮體。〕

又有古詩，有近體〔即律詩也。〕

有絕句，有雜言，有三五七言〔自三言而終以七言，隋鄭世翼有此詩。〕

有半五六言〔晉傅休奕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。〕

有一字至七字〔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。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詩，凡三句七言，一句九言，不足為法，故不列於此也。〕

有三句之歌〔高祖大風歌是也。古華山畿二十五首，多三句之詞，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。〕

有兩句之歌〔荊卿易水歌是也。又古詩青驄、白馬、共戲樂、女兒子之類，皆兩句之詞。〕

有一句之歌〔漢書〔枹鼓不鳴董少平〕，一句之歌也，又漢童謠〔千乘萬騎上北邙〕，梁童謠〔青絲白馬壽陽來〕，皆一句也。〕

有口號〔或四句，或八句。〕

有歌行〔古有鞠歌行，放歌行，長歌行，短歌行；又有單以歌名者，單以行名者，不可枚述。〕

有樂府〔漢武帝定郊祀，立樂府，採齊、梁、趙、魏之聲，以入樂府，以其音調可被於弦歌也。樂府俱備諸體，兼統眾名也。〕

有楚辭〔屈、宋以下，仿楚辭體者，皆謂之楚辭。〕

有琴操〔古有水仙操，辛德源所作；別鶴操，高陵牧子所作。〕

曰謠〔沈炯有獨酌謠，王昌齡有箜篌謠，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。〕

曰吟〔古祠有隴頭吟，樂府有梁父吟，相如有白頭吟。〕

曰詞〔選有漢武秋風詞，樂府有蘭木詞。〕

曰引〔古曲有霹靂引、走馬引、飛龍引。〕

曰詠〔選有五君詠，唐儲光羲有群鴟詠。〕

曰曲〔古有大堤曲，梁簡文有烏棲曲。〕

曰篇〔選有名都篇、京洛篇、白馬篇。〕

曰唱〔魏明帝有氣出唱。〕

曰弄〔古樂府有江南弄。〕

曰長調，曰短調，有四聲，有八病〔四聲設于周顒 〕，八病嚴于沈約。

又有以歎名者〔古詞有楚妃歎、明君歎。〕

以怨名者〔文選有四愁，樂府有獨處怨。〕

以樂名者〔齊武帝有估家樂，宋臧質有石城樂。〕

以別名者〔杜子美有無家別、垂老別、新婚別也。〕

以思名者〔太白有靜夜思。〕

有全篇雙聲疊韻者〔東坡經字韻詩是也。〕

有全篇字皆平聲者〔天隨子夏日詩，四十字皆平聲。又有一句全平聲，一句全仄聲。〕

有全篇字皆仄聲者〔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。〕

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〔第一句，第三、五、七句押一仄韻，第二句第四、第六句押一平韻。唐章碣有此體，不足為法，謾列於此，以備其體耳。又有四句平入之體，四句仄入之體；無關詩道，今皆不取。〕

有轆轤韻者〔雙入雙出。〕

有進退韻者〔一進一退。〕

有古詩一韻兩用者〔文選曹子建美女篇用兩〔難〕字；謝康樂述祖德詩用兩〔人〕字，其後多有之。〕

有古詩一韻三用者〔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三用〔情〕字。〕

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〔古焦仲卿妻詩是也。〕

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〔焦仲卿妻詩是也。〕

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〔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：凡雜用東、冬、江、陽、庚、青六韻。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，非也。此乃用古韻爾，于焦韻自見之。〕

有古詩全不押韻者〔古採蓮曲是也。〕

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〔少陵有古韻律詩，白樂天亦有之。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。〕

有律詩止三韻者〔唐人有六句五言律。如李益詩〔漢家今上都，秦塞古長城。有日雲常慘，無風沙自驚。當今天子聖，不止戰四夷〕是也。〕

有律詩徹首尾對者〔少陵多此體，不可概舉。〕

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〔盛唐諸公有此體。如孟浩然詩〔掛席東南望，青山水國遙。舳艫爭利涉，來往接風潮。問我今何適，天臺訪石橋。坐看霞色晚，疑是石城標。〕又〔水國無邊際〕之篇。又李太白〔牛渚西江夜〕之篇皆文從字順，音韻鏗鏘，八句皆無對偶。〕

有後章字接前章者〔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。〕

有四句通義者〔如少陵〔神女峰娟妙，昭君宅有無。曲留明怨惜，夢盡失歡娛。〕是也。〕

有絕句折腰者，有八句折腰者，有擬古，有連句，有集句，有分題〔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，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，亦曰探題。〕

有分韻，有用韻，有和韻，有借韻〔如押七之韻，可借八微或十二齊，一韻也。〕

有協韻〔楚辭及選詩多用協韻。〕

有今韻，有古韻〔如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，用古韻也。蓋選詩多如此。〕

有古律〔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。〕

有今律，有頷聯，有發端，有落句〔結句也。〕

有十字對〔劉勝虛〔滄浪千萬里，日夜一孤舟〕。〕

有十字句〔常建〔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〕等是也。〕

有十四字對〔劉長卿〔江客不堪頻北望，塞鴻何事又南飛〕是也。〕

有十四字句〔崔顥〔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〕，太白〔鸚鵡西飛隴山去，芳洲之樹何青青〕是也。〕

有扇對〔又謂之隔句對，如鄭都官〔昔年共照松溪影，松折碑荒僧已無。今日還思錦城事，雪銷花謝夢何如〕等上也。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，第二句對第四句。〕

有借對〔孟浩然〔廚人具雞黍，稚子摘楊梅。〕太白〔水舂雲母碓，風掃石榴花。〕少陵〔竹葉於人既無分，菊花從此不須開。〕言之者有是也。〕

有就對者〔又曰當句有對。如少陵〔小院回廊春寂寂，浴鳧飛鷺晚悠悠〕，李嘉佑〔孤雲獨鳥川光暮，萬井千山一氣秋〕是也。前輩于文亦多此體。如王勃〔龍光射牛斗

之墟，徐孺下陳蕃之榻〕，乃就句對也。〕

論雜體則有風人〔上句述一語，下句釋其義。如古子夜歌，讀曲歌之類，多用此體。〕

槁砧〔古樂府〔槁砧今何在？山上復安山。何日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〕。〕

五雜俎〔見樂府。〕

兩頭纖纖〔亦見樂府。〕

盤中〔玉台集，蘇伯玉妻作，寫之盤中，屈曲成文也。〕

回文〔起于竇滔之妻，織錦以寄其夫也。〕

反覆〔舉一字而誦皆成句，無不押韻，反覆成文也。李公詩格，有此二十字詩。〕

離合〔字相拆合成文。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。雖不關詩道之重輕，其體制亦古。〕

至於建除〔鮑明遠有建除詩，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。其詩雖佳，蓋鮑本工詩，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。〕

字謎、人名、卦名、數名、藥名、州名之詩，只成戲論，不足為法也〔又有六甲、十屬之類，及藏頭、歇後等體，今皆削之。近世有李公詩格，泛而不備；惠洪天廚禁臠最為誤人。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，蓋其是處不可易也。〕。

詩體下

古人文章，自應律度，未嘗以音韻為主。自沈約增崇韻學，其論文則曰：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殊節；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。一篇之內，音韻盡殊；兩句之中，輕重悉異。妙達此旨，始可言文。自後浮巧之語，體制漸多，如傍犯、蹉對、假對、雙聲、疊韻之類。詩又有正格、偏格，類例極多。故有三十四格、十九圖、四聲、八病之類。今略舉數事：如徐陵云：〔陪遊能駁娑，騁纖腰於結風；長樂鴛鴦，奏新聲于度曲。〕又云：〔厭長

樂之疏鐘，勞中宮之緩箭。〕雖兩〔長樂〕，義不同，不為重複，此為旁犯。如九歌云：〔蕙肴蒸兮蘭藉，奠桂酒兮椒漿。〕〔蒸蕙肴〕對〔奠桂酒〕，今倒用之，謂之蹉對。又〔自朱耶之狼狽，致赤子之流離。〕不唯〔赤〕對〔朱〕，〔耶〕對〔子〕，兼〔狼狽〕對〔流離〕，乃獸名對鳥名。又如〔廚人具雞黍，稚子摘楊梅。〕以〔雞〕對〔楊〕，如此之類，皆為假對。如〔幾家村草裏，吹唱隔江聞。〕幾家、村草、吹唱、隔江，皆雙聲。如〔月影侵簪冷，江光逼履清。〕侵簪、逼履，皆疊韻。詩第二字側入，謂之正格，如〔風曆軒轅紀，龍飛四十春〕之類。第二字平入，謂之偏格，如〔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〕之類。唐名輩詩多用正格。如杜甫詩，用偏格者十無二三。（筆談）

江左體

引韻便失粘，既失粘，則若不拘聲律；然其對偶特精，則謂之骨含蘇李體。「浣花流水水西頭，主人為卜林塘幽。已知出郭少塵事，更有澄江銷客愁。無數蜻蜓齊上下，一雙鸂鶒對沉浮。東行萬里堪乘興，須向山陰上小舟。」（杜子美卜居）

蜂腰體

頷聯亦無對偶，然是十字敘一事，而意貫上二句，及頸聯，方對偶分明。謂之蜂腰格，言若已斷而復續也。「下第唯空囊，如何往帝鄉？杏園啼百舌，誰醉在花傍？淚落故山遠，病來春草長。知音逢豈易，孤棹負三湘。」（賈島下第詩）

隔句對

破題與頷聯便作隔句對，若施之於賦，則曰〔幾思靜話，對夜雨之禪床；未得重逢，照秋燈於影室〕也。「幾思聞靜話，夜雨對禪床。未得重相見，秋燈照影堂。孤雲終負約，薄宦轉堪傷。夢繞長松榻，遙焚一柱香。」（鄭谷弔僧詩）

偷春體

其法頷聯雖不拘對偶，疑非聲律；然破題已的對矣。謂之偷春格，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。「無家對寒食，有淚如金波。斫卻月中桂，清光應更多。仳離放紅蕊，想像嚬青娥。牛女漫愁思，秋期猶渡河。」（杜子美寒食月詩）

折腰體

謂中失粘而意不斷。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（王維贈別）

絕弦體

其語似斷弦而意存，如弦絕而其意終在也。「燕鴻去後湖天遠，欲寄知音問水居。七歲弄竿今八十，錦鱗吞釣不吞書。」（僧謙寄遠）

五仄體

晏元獻守汝陰，梅聖俞往見之；將行，公置酒潁河上，因言古人章句中，全用平聲，制字穩帖，如〔枯桑知天風〕是也，恨未見仄字詩。聖俞既引舟，遂作五仄體寄云：「月出斷岸口，影照別舸背。且獨與婦飲，頗勝俗客對。月漸上我席，暝色亦稍退。豈必在秉燭，此景已可愛。」（西清詩話）

回文體

謂倒讀亦成詩也。
潮隨暗浪雪山傾，遠浦漁舟釣月明。橋對寺門松徑小，巷當泉眼石波清。
迢迢遠樹江天曉，藹藹紅霞晚日晴。遙望四山雲接水，碧峰千點數鷗輕。
（東坡題金山寺）

五句法

此格即事遣興可作，如題物贈送之類，則不可用。
曲江蕭條秋氣高，芰荷枯折隨風濤，遊子空嗟垂二毛。
白石素沙亦相蕩，哀鴻獨叫求其曹。
（杜子美）
即事非今亦非古，長歌激烈梢林莽，比屋豪華固難數。
吾人甘作心似灰，弟侄何傷淚如雨。
（杜子美曲江三章章五句）

六句法

此法但可放言遣興，不可寄贈。杜子美云：「烈士惡多門，小人自同調。名利苟可取，殺身傍權要。何當官曹清，爾輩堪一笑。」山谷云：「三公未白首，十輩擁朱輪。只有人看好，何益百年身。但願身無事，清樽對故人。」

促句法

止於兩疊，三句一換韻，或平聲，或側聲皆可。
江南秋色推煩暑，夜來一枕芭蕉雨，家在江南白鷗浦。
一生未歸鬢如織，傷心日暮楓葉赤，偶然得句應題壁。

蘆花如雪灑扁舟，正是滄江蘭杜秋，忽然驚起散沙鷗。
平生生計如轉蓬，一身長在百憂中，鱸魚正美負秋風。

平頭換韻法

東坡作太白贊云：「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遊。揮斥八極隘九州，化為兩鳥鳴相酬。一鳴一止三千秋，開元有道為少留。縻之不得矧肯求！東望太白橫峨岷，眼高四海空無人。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臺坐忘身。平生不識高將軍，手涴吾足矧敢嗔。作詩一笑君應聞！」一韻七句，方換韻，又是平聲，其法不得雙殺，雙殺者不得此法也。（禁臠）

促句換韻法

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：「儀鸞供帳饕虱行，翰林濕薪爆竹聲，風簾官燭淚縱橫。木穿石盤未渠透，坐窗不遨令人瘦，貧馬百吃逢一豆。眼明見此玉花驄，徑思著鞭隨詩翁，城西野桃尋小紅。」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。其法三句一換韻，三疊而止。此格甚新，人少用之。余嘗以此格為鄙句云：「青玻璃色瑩長空，爛銀盤掛屋山東，晚涼徐度一襟風。天分風月相管領，對之技癢誰能忍，吟哦自恨詩才窘。掃寬露坐發興新，浮蛆琰琰拋青春，不妨舉酒成三人。」（漁隱）

拗句

魯直換字對句法，如〔只今滿坐且樽酒，後夜此堂空月明。〕〔清談落筆一萬字，白眼舉觴三百杯。〕〔田中誰問不納履，坐上適來何處蠅。〕〔秋千門巷火新改，桑柘田園春向分。〕〔忽乘舟去值花雨，寄得書來應麥秋。〕其法于當下平字處，以仄字易之，欲其氣挺然不群；前此未有人作此體，獨魯直變之。苕溪漁隱曰：此體本出於老杜，如〔寵光蕙葉與多碧，點注桃花舒小紅。〕〔一雙白魚不受釣，三寸黃甘猶自青。〕〔江外三峽且相接，斗酒新詩終日疏。〕〔負鹽出井此溪女，打鼓發船何郡郎。〕〔沙上草閣柳新晴，城邊野池蓮欲紅。〕似此體甚多，聊舉此數聯，非獨魯直變之也。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。（禁臠）

七言變體

律詩之作，用字平側，世固有定體，眾共守之。然不若時用變體，如兵之出奇，變化無窮，以驚世駭目。如老杜詩云：「竹裏行廚洗玉盤，花邊立馬簇金鞍。非關使者徵求急，自識將軍禮數寬。百年地辟柴門迥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。看弄漁舟移白日，老農何有罄交歡。」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。（漁隱）

絕句變體

韋蘇州云：「南望青山滿禁闈，曉陪鴛鷺正差池。共愛朝來何處雪，蓬萊宮裏拂松枝。」老杜云：「山瓶乳酒下青云，氣味濃香幸見分。鳴鞭走送憐漁父，洗盞開嘗對馬軍。」此絕句，律詩之變體也。（同上）

第三句失粘

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，落平側，亦別是一體。唐人用此甚多，但今人少用耳。如老杜云：「搖落深知宋玉悲，風流儒雅亦吾師。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江山故宅空文藻，雲雨荒台豈夢思。最是楚宮俱泯滅，舟人指點到今疑。」嚴武云：「漫向江頭把釣竿，懶眠沙草愛風湍。莫倚善題鸚鵡賦，何須不著鵕鸃冠。腹中書籍幽時曬，時後醫方靜處看。興發會能馳駿馬，終須重到使君灘。」韋應物云：「來水蒼山路向東，東南山豁大河通。寒樹依微遠天外，夕陽明滅亂流中。孤村幾歲臨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風。為報洛橋遊宦侶，扁舟不繫與心同。」此三詩起頭用側聲，故第三句亦用側聲。（

同上）

八句仄入格

唐末，蜀川有唐求，放曠疏逸，方外人也。吟詩有所得，即將稿撚為丸，投入瓢中。後臥病，投瓢于江，曰：〔茲文苟不沉沒，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。〕瓢至新渠江，有識者曰：〔此唐山人詩瓢也。〕接得，十才二三。題鄭處士隱居云：「不信最清曠，及來愁已空。數點石泉雨，一溪霜葉風。業在有山處，道成無事中。酌盡一杯酒，老夫顏亦紅。」（古今詩話）

進退格

鄭谷與僧齊己、黃損等，共定今體詩格云：凡詩用韻有數格，一曰葫蘆，一曰轆轤，一曰進退。葫蘆韻者，先二後四；轆轤韻者，雙出雙入，進退韻者，一進一退；失此則繆矣。余按倦遊錄載唐介為台官，廷疏宰相之失。仁廟怒，謫英州別駕，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眾，獨李師中待制一篇，為人傳誦。詩曰：〔孤忠自許眾不與，獨立敢言人所難。去國一身輕似葉，高名千古重於山。並遊英俊顏何厚，未死奸諛骨已寒。天為吾君扶社稷，肯教夫子不生還。〕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。按韻略：〔難〕字第二十五，〔山〕字第二十七；〔寒〕字又在二十五，而〔還〕字又在二十七。一進一退，誠合體格，豈率爾而為之哉。近閱冷齋夜話，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，乃以此詩為落韻詩。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，而妄為云云也。（湘素雜記）子蒼於五言八句近體詩，亦用此格。其詩云：「盜賊猶如此，蒼生困未蘇。今年起安石，不用哭包胥。子去朝行在，人應問老夫。髭鬢衰白盡，瘦地日攜鋤。」蓋〔蘇〕、〔夫〕在十虞字韻，〔胥〕、〔鋤〕在九魚字韻。

平側各押韻

唐末有章碣者，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。如「東南路盡吳江畔，正是窮愁暮雨天。鷗鷺不嫌斜雨岸，波濤欺得送風船。偶逢島寺停帆看，深羨漁翁下釣眠。今古若論英達筭，鴟夷高興固無邊。」自號變體，此尤可怪者也。（蔡寬夫詩話）

雙聲疊韻

南史謝莊傳曰，王元謨問莊：何者為雙聲，何者為疊韻？答曰：〔互〕、〔護〕為雙聲，〔磩〕、〔碻〕為疊韻。某按古人以四聲為切韻，紐以五音為定，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，西方舌聲為金音，南方齒聲為火音，北方唇聲為水音，中央牙聲為土音也。雙聲者，同音而不同韻也；疊韻者，同音而又同韻也。〔互〕、〔護〕同為唇音，而二字不同韻，故謂之雙聲；〔磩〕、〔碻〕同為牙音，而二字又同韻，故謂之疊韻。若仿佛、熠耀、騏驥、慷慨、咿喔、霢霂，皆雙聲也；若侏儒、童蒙、崆峒、巃嵸、螳螂、滴瀝，皆疊韻也。按李群玉詩曰：〔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輈格磔聲。〕詰曲、崎嶇乃雙聲也；鉤輈、格磔，乃疊韻也。（學林新編）

東坡作吃語詩：「江干高居堅關扃，耕犍躬駕角掛經。孤航繫舸菰茭隔，笳鼓過軍雞狗驚。解襟顧景各箕踞，擊劍高歌幾舉觥。荊笄供膾愧攪聒，幹鍋更戛甘瓜羹。」（漫叟詩話）

扇對法（此與前隔句體同）

律詩有扇對格，第一與第三句對，第二與第四句對。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：「得罪如州去，時危棄碩儒。移官蓬閣後，穀貴歿潛夫。」東坡和鬱孤台詩云：「解後陪車馬，尋芳謝朓洲。淒涼望鄉國，得句仲宣樓。」又唐人絕句，亦用此格。如「去年花下留連飲，暖日夭桃鶯亂啼。今日江邊容易別，淡煙衰草馬頻嘶」之類是也。（漁隱）

蹉對法

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：〔春殘葉密花枝少，睡起茶多酒盞疏。〕〔多〕字當作〔親〕，世俗傳寫之誤。洪之意，蓋欲以〔少〕對〔密〕，以〔疏〕對〔親〕。予作荊南教官，與江朝宗彙者同僚，偶論及此，江云：惠洪多妄誕，殊不曉古人詩格。此一聯以〔密〕字對〔疏〕，以〔多〕字對〔少〕字，正交股用之，所謂蹉對法也。（藝苑雌黃）

離合體（前雖不取，此特存其大略耳）

藥名詩起自陳亞，非也。東漢已有離合體，至唐始著藥名之號。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：「江皋歲暮相逢地，黃葉霜前半夏枝。子夜吟詩向松桂，心中萬事豈君知。」是也。（西清詩話）

禽言詩當如藥名詩，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，造語穩貼，無異尋常詩，乃為造微入妙。如藥名詩云：〔四海無遠志，一溪甘遂心。〕遠志、甘遂，二藥名也。禽言詩云：「喚起窗全曙，催歸日未西。」喚起、催歸，二禽名也。梅聖俞禽言詩，如「泥滑滑，苦竹岡」之句，皆善造語者也。（漁隱）

人名

荊公詩有「老景春可惜，無花可留得。莫嫌柳渾青，終恨李太白」之句，以古人姓名藏句中，蓋以文為戲。或者謂前無此體，自公始見之；余讀權德輿集，其一篇云：「藩宣秉戎寄，衡石崇勢位。言紀信不留，弛張良自愧。樵蘇則為愜，瓜李斯可畏。不顧榮宦尊，每陳農畝利。家林類岩巘，負郭躬斂積。忌滿寵生嫌，養蒙恬勝利。疏鐘皓月曉，晚景丹霞異。澗谷永不變，山梁冀無累。論自王符肇，學得展禽志。從此直不疑，支離疏世事。」則權德輿已嘗為此體。乃知古今文章之變，殆無遺蘊。德輿在唐，不以詩名，然詞亦雅暢；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，然不失為佳制也。（石林詩話）

藥名

嘗見近世作藥名詩，或未工；要當字則正用，意須假借。如〔日側柏陰斜〕是也。若〔側身直上天門東〕，〔風月前湖夜〕，〔湖〕〔東〕二字即非正用。孔毅夫有詩云：「鄙性嘗山野，尤甘草舍中。鉤簾陰卷柏，障壁坐防風。客上依雲實，流泉架木通。行當歸老矣，已逼白頭翁。」又「此地龍舒國，池隍獸血餘。木香多野橘，石乳最宜魚。古瓦松杉冷，旱天麻麥疏。題詩非杜若，牋膩粉難書。」（漫叟詩話）

（以下卷數不明。）

古體

《周南》，不離日用間，有福天下萬世意。
《召南》，至誠諄恪，秋毫不犯。
《邶風》，君子處變，淵靜自守。
《齊風》，翩翩有俠氣。
《唐風》，憂思深遠。
《秦風》，秋聲朝氣。
《豳風》，深知民情而真體之。

《小雅》，忠厚。
宣王《小雅》，振刷精神。
《大雅》，深遠。
宣王《大雅》，鋪張事業。
《周頌》，天心布聲。
《魯頌》，謹守禮法。
《商頌》，天威大聲。
凡讀《三百篇》，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首。情不足，故寓之景；性有餘，故見乎情。
凡讀《騷》，要見情有餘處。
凡讀漢詩，先真實，後文華。
凡讀建安詩，於文華中取真實。
三國六朝樂府，猶有真意，勝於當時文人之詩。
凡讀《文選》詩，分三節，東都以上主情，建安以下主意，三謝以下主辭。齊梁諸家，五言未成律體，七言乃多古制，韻度獨出盛唐人上一等，但理不勝情，氣不勝辭耳。
◯律體
沈約 吳均 何遜 王筠 任昉
陰鏗 徐陵 薛道衡 江總
右諸家，律詩之源，而尤近古者，視唐律雖寬，而風度遠矣。
◯絕句體
古樂府，渾然有大篇氣象。
六朝諸人，語絕意不絕。
◯雜體
晉傅咸作《七經》詩，其《毛詩》一篇略曰：〔聿修厥德，令終有淑。勉爾遁思，我言維服。盜言孔甘，其何能淑。讒人罔極，有靦面目。〕此乃集句詩之始。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，非也。
◯張衡
寄興高遠，遣辭自妙。
◯唐山夫人
《安世歌》，質古文雅。
◯蔡琰
真情極切，自然成文。
◯漢郊祀歌
鍛意刻酷，煉字神奇。

○漢樂府

真情自然，但不能中節爾。累度乃是好景。

○古詩十九首情真，景真，事真，意真。澄至清，發至情。

○陳思王

斫削精潔，自然沈建。

○王粲 劉楨

真實有餘，澄濾不足。

思健功圓。

○嵇康

人品胸次高，自然流出。

○阮籍

天識清虛，禮法疏短。

○張華

氣清虛，思頗率。

○傅玄

思切清古，失之太工。

○潘嶽

安仁質勝於文，有古意，但澄汰未精耳。

○陸機

士衡才思有餘，但胸中書太多，所擬能痛割捨乃佳耳。

○束晳

全篇鍛煉，首尾有法。

○張協

逐句逐句鍛煉，辭工制率。

○郭璞

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，三謝皆出於此。杜李精奇處皆取此。本出自淮南小山。

○劉琨 盧諶

忠義之氣，自然形見，非有意於詩也。杜子美以此為根本。

○陶淵明

心存忠義，心處閒逸，情真景真，事真意真，幾於《十九首》矣，但氣差緩耳。至其工夫精密，天然無斧鑿痕跡，又有出於《十九首》之表者。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。

○謝瞻

景至清虛，甚有古文。

◯謝靈運

以險為主，以自然為工。李杜取深處多取此。

◯謝惠連

酌取險怪自然之中，而句句為之。

◯鮑照

六朝文氣衰緩，唯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。李杜筋取此。

◯謝朓

藏險怪於意外，發自然於句中。齊梁以下造語皆出此。

◯沈約

佳處斫削，清瘦可愛，自拘聲病，氣骨薾然。唐諸家聲律皆出此。

◯江淹

善觀古作，曲盡心手之妙，其自作乃不能爾。故君子貴自立，不可隨流俗也。

（缺卷三至卷二十）